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百姓纪事

现在就上阿里山

临近傍晚,顶着瓢泼大雨的东航客机好不容易才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。不到10分钟,我就迫不及待第一个出现在人流熙攘的航站楼出站口。才走了没几步路,冷不防一双温暖、柔和的手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我。不用猜,准是鬼精灵秀文。

近2年,我兴冲冲密集6次来台湾。家住台北的秀文每次接机,都要问我同一句话,“这次我们去哪儿?”“上阿里山!”

我如此痴迷阿里山,要归功于秀文。我每年收入的80%尽用于摄影,换来的成果也不简单,一年高产20多万张精致图片,曾屡获海峡两岸摄影大奖。而自从第一次来宝岛,秀文提议拍透“台湾之魂”——阿里山后,我真是越拍越来劲。

这次一见到秀文,我就吐出这样一句话:“我们现在就去阿里山。”可“现在”这两个字,却叫秀文犯了愁。此刻户外暴雨如注,一刻不停。“不行,这种恶劣天气,有谁会去阿里山?”可抬头看到我决心已定,板上钉钉的眼神,快要冲出口的劝阻立即缩了回去。秀文一步跨入司机座,脚下狠踩油门,飞速向黑咕隆咚的阿里山驶去。

老天助阵夜攀登

顶风冒雨、长途驱车3个多小时才抵达阿里山。一顿狼吞虎咽的蚵仔煎加卤肉饭的经典台式餐饮后,该谈谈下一步的行动了。计划是:据当地气象台预报,今天下半夜天将放晴。晚餐后抓紧时间小憩片刻,午夜前雨一停就出发,力争天放亮前登顶。我真的是超级幸运儿。午夜11点前,豪雨似乎由一只无形的巨手掌控,戛然而止,夜空开始放晴。我早已从酣梦中骤醒,身穿布满口袋的摄影服,脖子上悬挂着一架高端尼康单反长镜头相机,背上的双肩包内另装有2架全自动高级数码相机、三脚架等摄影器材。秀文女式登山包里,矿泉水、三明治、水果、望远镜、手电筒等一应俱全。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,可从娘肚子里出生到现在,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去夜登阿里山。

夜上阿里山,我与秀文的神态、举止截然不同。一想到一张张独特的夜幕下的阿里山的绝美影照尽收眼底,将给精美画册增光添彩,乐得轻轻吹起口哨。而秀文毕竟是生平从未夜游大山的都市女孩。由于白天没有休息好,晚饭后欲小睡片刻,不踏实的心却一直吊在嗓门口,紧张得双眼都没有闭上一分钟。

登山途中,为拍一幅佳影,我手按电筒,撑起三脚架,左顾右盼,忙得不亦乐乎。可秀文却在痛苦中挣扎。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夜幕茫茫,不见人迹,究竟何时才能登临最终的目的地?“我们回去吧!”突然间,秀文朝我吼叫起来。“回去?”此刻心情大好的我一听到秀文的叫声,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地反问道。直到看到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直哭,才知大事不妙。这可怎么办?我不停地拍打着脑袋,嘿,有了。败事是摄影,那成事也得靠摄影!我与秀文的热恋,还不就是靠照相机结的缘?这么一想,我忙跑到秀文身边,打开相机,虔诚地请她欣赏起当晚抓拍的杰作。没料到这一招真灵,她越看越着迷,逢到佳作,立即要求重新回放,忘了害怕,全心沉浸在影像里。我抓紧时间,开始忙一件大事:摸出随身携带的定位仪,仔细测量了一番,以肯定的口吻说道:“秀文啊,我们已走了一半多路啦。”说着抬腕一看,时针正指向凌晨2点差5分。

不知不觉,竟走了一半多路,这下秀文来劲了。



虚惊一场遇勇士

白茫茫的云团滚滚奔泻而来,刹那间把山、树、路、人全都吞没了。一阵风过,四周的景物顿时又清晰如画。如此一模糊,一清晰,人就有点恍恍惚惚了,而最要命的是两腿像灌了铅,走起路来不免摇摇晃晃,跌跌撞撞。

又一阵风过云退之际,心细眼尖的秀文有重大发现。前方不远处,似乎有一团团影子不停晃动,耳畔传来笃笃笃的声响……秀文忍不住尖叫起来。我正借着月光起劲拍摄,着实被这突然的叫喊吓了一跳。“阿山,不好了,你看,你看,前面是什么?”秀文语无伦次地嘟囔着,边说边赶紧拉着我往后跑。我捂着秀文的嘴,叫她安静,千万不要出声。顺着秀文的指向,我也发现前方情况异常,便顺势拉着秀文快速趴下来,拿起秀文递给我的望远镜,仔细观察起来。咦,奇怪,前面的鬼魅影子模模糊糊,常会一跳一跳,定睛细看,似是一群人。可好端端地为什么有人要扛起拐杖?他们究竟在干嘛?

我们两人屏气不敢动,趴在那儿实在寻不到答案。历经3个多小时的不懈攀登,眼看离山顶不远了。可若要上山,就非得与这一伙打个照面,会不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冲突?清晨时分的日出是不等人的,看来只有豁出去了。

想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站了起来,用力拍打起身上的灰土,算是给对方发信号,打招呼。可对方仍埋头做自己的事,丝毫未予理会。实在没办法,看来只有硬着头皮上。我一手执电筒,另一手提着三脚架,必要时形影不离的三脚架也是得力武器。秀文慢慢半拍落在后面。我对她的要求是,必须听我的指令,不得随意行动。

仅剩十几步的距离,这下总算看清楚,是人呀,而且是眉清目秀的一群人啊。有男,还有女,内中有几位似乎是手脚不便的残

障人士。“半夜三更,他们来阿里山究竟要想干什么?”秀文轻声问道。我走上前去,警惕而又谨慎地向陌生人问好。对方见到我们,显得特别亲热,而得知两人是徒步上山来抓拍日出的,更为高兴。“请问您是本地人?”我主动发问,冒昧询问一位缺失左手的姑娘。“不,我们是前几天专程从T市赶来的。鄙人姓李。请问你们是大陆同胞?”姑娘爽直回答后反问我。“是呀,我是专程从上海来的。”“哇塞,从上海来阿里山,欢迎欢迎。”

几句话一说,很快成了好朋友。话语间我得知李姑娘是这一行人的领队。谈起此行贵干,李领队以自豪的口气说道:“我们是T市残障者协会的,来此是准备花4天时间登上阿里山。在义工的协助下,经过3天的努力,今天终于可看到山顶了。”

残障人士敢用脚与手来丈量阿里山,令人由衷敬佩。原来,这群特殊客人为筹备这次攀登,足足准备了一年。当地残障者协会为满足他们长久的心愿,准备发动几十位义工与残障会员混编,在大巴停车场至阿里山观日台的几公里山路上,轮流背他们上山。但他们却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。不但不要人背,还大胆提出要凭自己努力,从山脚攀爬到山顶。初闻此言,老会长惊呆了,立马否定:“你们不要天方夜谭好不好?四肢健全的人全都坐小火车,或乘巴士上山。你们的想法实在太离谱了!”“他们坐他们的车,我们走我们的路。上阿里山既然有四通八达的健行路,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,走一走,练一练呢?”这一番豪言壮语令老会长无言以对。拗不过这么多会员恳切的请求,他只得顺应民意,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:凡参与者必须通过健行选拔,及格者才获入选资格;行前,安排义工先打前站,对沿途食宿、医疗做了细致安排。

观日台见证幸福

临近凌晨5点,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。在如织的人群中,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:“嘿,嘿,嘿!我们终于胜利了!”来自B线、A线的两队攀峰勇士,清一色背着双肩包,头戴浅黄遮阳帽,上着橘红T恤,下穿红蓝相间中裤,历经累积近40小时的长途跋涉、艰苦搏斗,终于在观日台会师啦!

我的镜头里,无一遗漏、忠实记录了这永远难忘的动人瞬间:疲惫不堪而又精神抖擞的一张张坚毅的脸庞上,汗水、泪水止不住地尽情流淌。队

友激情相吻,热情拥抱,幸福欢呼,快乐享受。此刻早已等候在那儿的乐队奏响了贝多芬情感丰富、充沛有力的《英雄交响曲》。李领队身体摇晃着跨上身边的一块大石墩,领头呼喊:“阿里,阿里,我爱您!”先是40个同伴呼应,紧接着,全平台乃至漫山遍野的观光客同声发力疾呼,这震耳声音伴随着巨大林海涛声飘向远方,在高山峻岭间久久回荡……

在欢乐的人群中,我与秀文紧紧拥抱在一起。“我们真幸福。”我颤抖着嘴唇说道。“我今天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幸福。”秀文俊俏的脸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。“你没有感觉到我们在经受一次从未有过的人生洗礼?”我自言自语道,“如果说千年

冲顶时分动人心

4天之前,残障人士徒手攀登阿里山的壮举,终于拉开序幕。那天专车抵达阿里山山脚,为能顺利攀登,组委会将历经层层选拔,幸运入选的40名男女勇士,一分为二,分成两组,一组由A坡攀越,称为A线;另一组则由B坡攀爬,称为B线。李领队亲自带队较难攀登的B线。预订3天后的次日凌晨,在山顶观日台会师。

没料到正式攀登与平时的训练、热身截然不同。训练、热身基本在室内,灯光明亮,又有教练示范,四周全是护卫,带有坡度的塑胶路面富有弹性,爬起来不甚费力。而真刀实枪上了阿里山,尤其是第3天,因雨公的强力干扰,原定计划被迫中止。为确保次日天亮之前登上顶峰,一改原先的白日攀登,午夜之前雨一停,就开始启程。

身为编外人员,此时我比任何人都要忙碌,既是摄影师,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精彩画面,无一遗漏全都抓拍入镜;又与秀文自愿组合为拉拉队,最后2个多小时的冲刺时间段,我们扯着喉咙大叫“加油!加油!”还未抵达观日台,嗓子已经干得冒烟。

残障勇士的攀登热情与勇气令人震惊。原计划200米设一休息点,谁料众勇士300米都不肯歇脚。时间走得飞快,原本蓝莹莹的夜幕开始微微有点发白透亮。突然,传来啪的一声震响,定睛一看,此行最大的困难户——双腿高位截肢的小刘赶路心急,双拐还未撑稳,身子就急着往前挪,失去了重心,两支拐杖脱离人体,啪的一声弹了出去,撞断在绝壁悬崖边。眼看人将重重地坠落到地面,幸亏义工眼疾手快,一把把人抓住。好险,我与秀文惊吓得脑袋嗡嗡直叫。好在小刘是个有心人,上山前准备了4副拐杖,3副护膝。这一次的意外折腾,仅剩最后一副拐杖与护膝用以冲刺。

冲顶时的场面最激动人心。勇士人人铆足全力,咬牙向前。李领队扬起脖子,甩开右手,冲在全队的最前面。原本穿在脚下的徒步鞋早已不知去向,光着红肿的脚丫子,亦步亦趋地跟着义工往前走。最吸人眼球的是年过半百、体重足有180斤的胖子杨。冗沉的身子全靠右腿及左侧的钛合金拐杖支撑,颠着啤酒肚,一口一口喘着粗气,一点一点朝前移动。

突然间,我发现大事不好,爱说笑话的“开心果”小朱不见踪影。急问义工才知,他因拼搏过度,支撑腿抽筋,倒在最后400米处。为他配备的两位义工主动请缨,欲轮流背他冲刺终点,被他大声谢过后一口婉拒。漫漫20多公里的征程都被一一踩在脚下,今天即使爬也要爬到观日台,最终200米的爬行全靠双臂匍匐前行。坚强的小朱立时成了全场关注的明星。里三层外三层的游客自动让道,分站两边为其鼓掌加油。在预订会师的最后一刻,终于如愿完成了壮举。

神木是阿里山之魂,那勇攀高峰的残障勇士,更应是阿里山魂中之魂。我今天才真正明白,只有凭借超人的勇气,坚持到底,才能战胜任何严峻的挑战!”秀文说罢,仰起脸庞,朝着我不住地点头。

当第一缕金灿灿的阳光透过薄云,洒在鲜花盛开的观日台上时,我来了个突然袭击,右膝跪地,颤抖的双手捧着一大簇采于阿里山的艳丽樱花,迎着曙光,面向秀文,深情地高喊一声:“我爱你,秀文!”山谷间顿时回响起雄浑酣畅、此起彼伏的呼应声,闻者无不热血沸腾。随即我一个箭步向前,伸出双臂,轻轻抱起泪水盈盈、一脸幸福的秀文,飞快地旋转起来。两颗炽热的心激动地碰撞在一起。

东方天穹越来越亮,刹那间,一轮朝日倏地从山峰间弹起……

